

袁 政 府 秘 史

陈逵九 著

第 一 章

卖朋友之新职业

卖朋友，卖朋友。我民国自三年以来，此种声浪忽纷腾于一般人之耳鼓，如流行时疫然。其始惟一隅一区，偶或有之。未几，传染遍各地，发现渐多，盖闻风兴起。寢寢乎视卖朋友为职业者，已不乏人。是何也？凡卖朋友者，实可称为特别优美之事业，既不须自措资本，而获利最厚，且价值大概有定，免种种烦难手续，但卖一二友，立致千万金。天下便宜，孰逾于此？在昔社会上，所谓人口买卖，惟卖儿女及卖奴婢妾妇为恒有之事，若卖朋友则罕闻。自前清末，革命党中有所谓汉奸者，稍稍开此种风气，然为社会所痛绝。革命党内部且例有常刑处分之。若汉奸一经发觉，几若不齿于人类，故卖朋友事仍不多见。

洎乎民国癸丑二次革命，赣、皖、宁、沪、湘、鄂及蜀之重庆等处，树旗独立，一时风起云涌，誓讨袁贼。乃未几失败，一般革命志士逃亡者不可胜数。而袁政府乃特创乱党名目，别于前清之革命党，其意非将爱国男儿一网打尽不止。于是序次甲乙，昭示榜案，毋滥毋遗，特悬各等赏格，一律通缉。自是国中交际社会上，平添多少大价值之人口买卖。而恶探遍布，诬罪栽赃，志士英豪为其摧残冤陷者不少。斯时以卖朋友为

业者，遂应乎时势之需要，而技俩翻新。

卖朋友者，自必有揽售之买主。此项买主，资本最富，但能购得头颅，虽重价弗吝。然其所谓大买主者谁欤？舍一代大恶魔之袁政府莫敢当。且此项买卖之牵合，最得力于掇客买卖成功时，其代价几尽归掇客，而卖主分毫弗得，不亦异乎？问此种掇客为谁，惟袁政府所遣派各地之侦探足当之。若夫卖主者，其自身并不愿卖也，然不能自主。苦遇其良友为侦探者，则往往设法卖之。卖主为谁？即袁政府所谓之乱党，而民国之革命志士是。

予言赘矣。予今将述一卖朋友之故事。民国二、三年，予客京师。四年，游上海。兹予书所述，即民国三年上海之事也。予在京师时，即闻外省来游燕都侨寓落拓无职业者，人数约有五六千，而其中特卖朋友为生计者，约居十分之一二。心窃异之，心为何朋友之多可卖也？及来上海，然后知彼恶探卖朋友者，其大利藪之发源乃在是。盖彼等于京沪间联为一气，沪上为其选购场，京师不过其交兑所也。自二次失败，所谓乱党，多数皆匿沪租界，而沪上特卖朋友为生活者，数且不减于京师，盖刺探此项买卖之掇客，常往来京沪间，通递秘密，百计诱动，期早卖一友，早获巨利。惟租界为政府逮捕权力所不及，故侦探于此，不知费几许心计矣。予友文君伯恺，述其友充侦探卖朋友一事，颇有情趣。予闻而详记未敢忘，今特叙录之，以供斯世言侦探爱情者，共参览焉。

有充袁政府之侦探以卖朋友为职志者，其人之姓字姑隐之，称以某甲。某甲者，为人儇薄佻达，无学识，绌生计习于浮夸，类纨绔子弟。籍隶湘赣间。至其被卖之友为蜀人，张姓，光复时奔走革命最有力之人物也。癸丑二次革命，蜀省重庆及川北等处，树抗旗响应赣、宁，张为蜀党渠魁之一。失败后，袁政府悬赏购线，捕之急。乃奔沪匿租界，寓海宁路和康里。张为人豪迈义侠，洒落不羁。急人之难，恒勇往视如己事。济困扶颠，根于天性。居沪无事，偶亦涉足花丛，缱绻流连，随手挥霍。尝以多情自命，而勾栏中人为其所感动者，往往至于泣下。其诚恳有如此！某甲者与张曩年邂逅于金陵，相识非一日。此次驻沪，恰又同居一弄，益相投契。渠对张自称同志，两次革命如何奔走运动，言之津津有味。张未遑察，颇悦纳之。

第二章

车中毒谋

英租界，北京路某里中，有三层楼屋。某日早间，日轮初出，晴光嫩煦，和风习习，吹拂入窗，凉爽宜人。楼中一人，年约四十馀，临窗独坐。目架淡蓝色托力克镜，手一卷，双睛荧荧对书注射，状态甚萧闲。俄而电铃铛铛响，其人释卷高呼：“阿祥，速出应门，有客至。”少选，僮肃客入，一翩翩少年也。体纤修，肤白皙，向主人匆匆一鞠躬，笑声即起曰：“数日不见，培荪先生想必大快乐，果何所消遣？”主人曰：“谢君，吾奚逮子快乐十分之一耶？”言已就坐，略话寒暄。二人交情厚密，不问可知。少年旋低其声曰：“有事启告，并将奉请鼎力襄助。”主人曰：“何事？”客曰：“侦探事耳。”主人曰：“嘻，吾子非充侦探职乎？何反垂询于我辈闲散人？”客曰：“先生勿客气。此次之货固非昔比，特别肥美，意我辈财运亨通乎。此次所欲为者盖首要也。务望赐教，事济时必有厚酬。”主人曰：“谁希冀君酬金者？然既承台命，当勉效力。”培荪者，某甲之好友也，其原籍不祥，姓名亦不一，或刘姓，时又姓周，近又称罗姓，名则随人而易。某甲但呼以培荪先生云。某甲虽充侦探，实则于侦探学术毫无所得，且少经验。自奉袁政府某要人秘令，到沪办侦探案，久无成功，急欲奋勇以图劳绩，非勤求助手不可。以是识培荪，深悉其曾游日本及美洲七八年，具有侦探学识，返国三四年，经验颇多。其为人最诡秘，能化装作各色人，或乞丐、或富翁、或妇女、或少年，凭意所造，维妙维肖。惟心迹险狠，趋利忘义，道德上由来弗措意也。表面经营商业，为一资本家，实则尝充私家侦探，又暗中时与政界通消息。至其侦探技能，诚属庸中佼佼，尝谓：“近年以乱党故，中国人充侦探者甚夥，然大率皆门外汉瞎碰而已。”既与某甲相友好，且尝利用之。今某甲急欲卖其友张某，而无从下手，特竭诚造谒，求指方针。培荪曰：“是奚难哉！但诱给之，即足济事，如瓮中捉鳖耳。”因问曰：“渠何嗜好？”某甲曰：“尚未深悉，惟□孽物是其酷好者也。”曰：“然则易为耳。”因附耳低语良久，然后某甲兴辞历梯而逝。

危楼杰阁，暮霭冥濛，海上繁华，如烟如雾。维时六街三市，游人渐多。英界四马路某番菜馆中，有三人共饮，一南向坐，躯格昂藏，气概磅礴，颊边有微髭，望而知为江湖豪士；一西向坐，身披西装，须眉浓厚，口衔雪茄，两眼露白睛频频上视，大类硕腹贾；一东向坐，齿牙伶俐，举动轻灵纤佻瘦弱，分明为时髦之少年。三人盖即张某及培荪某甲也。是日筵席为某甲特备以宴张，而请培荪作陪客也者。二人殷勤劝进，继以拇战，交替为张奉觞。张即不辞，如长鲸吸川，臣觥到口辄尽。然拇战常负，饮太多，至十锺顷，自觉酩酊眩晕矣。肴饌且尽，相与言归。培荪起，辞谢，临行与某甲耳语良久，先去。某甲乃呼人力车，应声而至者二部，若预备然。于是某甲搀扶张下楼，偏斜倾欹，醉状难描。左之右之，久乃得上车稳坐。张车先行，某甲车后随。张车行至途中偶然停止，车夫则回身向车上坐凳旁以手搀纳，若摸索者，歉然致词曰：“先生，予因香烟盒及洋火匣在怀中累塞，恐坠落，故置于车内较稳妥，不碍先生坐，幸勿惊动。”张醉若痴迷，变弗应。车夫语毕，仍掉身拉挽而行，已过海宁路张尚未觉，更前行至火车站旁，行将逾租界入中国境，张忽若脑震，惊醒，瞠目辨认，狂呼曰：“咄！止止，行过矣！”车夫乃若聋，力行迈进。张呼既不应，大发怒，挺身起立欲跃下车，殊后衣襟角，若被物箝压甚紧，力争不得脱，而车支行愈疾，似欲急越租界者。张窘极，衣被绊，身微俯，仓卒间回顾座旁有洋伞，盖赴宴时因微雨携去者也。以手持其颠，而以末柄奋击车夫头，醉后力猛，车夫痛晕释手，车乃停。张以双手力拔后衣，力过大，划然一声，衣裂一角，遂得脱，趁势飞腾下车，立地不稳，瞑眩几踣，左右摇曳乃得定踵。瞥眼间，恍惚见数十步外一人影，欻然而逝，前望中国界，离己所立处不过数十步耳。有中国巡警数人，对面遥立，凝望租界内，不解何故，心甚诧。而车夫犹抱头呈叫弗休。不之顾，更挥以老拳，掉头反身，踉跄归去。车中之恶作剧者，盖即培荪教某甲为之。特雇铁工于车坐侧，附加铁条，条上加螺旋钉，使能箝压，更贿嘱车夫，乘张醉迷坐定后，即藉故牵其衣入箝口，而转螺旋使紧，不啻束缚于车中，而疾拉出租界俾巡警直接逮捕，则酒肴一席便可博数千元赏金。为计良得，殊知张酒量实宏，虽醉而不甚沉迷。可怪者，恰当紧要时间，豁然惊醒，若有神助。然而裂衣得脱，亦侥幸矣。张既归海宁路，甫入寓室，坐须臾，某甲即至。张一见，即历历告以所遇。某甲忸怩曰：“异哉。我固怪君车在前，然我已抵弄，视君室何以犹未开。”张厉声怪詈曰：“何物车夫，胆大狂奴！恨不杀却。”某甲曰：“是或者车将敝，坐间铁钉绽出，撩人衣襟。想车夫何敢恶作剧？”时张醉甚，但诧异，亦未深究而罢。

次日，某甲走谒培荪，欲告以故。培荪先发叹声曰：“唉，便宜若人矣，空劳我种种计划部署也。”某甲曰：“先生何谓？”培荪曰：“子来非欲告我以事未成乎？吾早知之矣。昨夜吾尾之行，匿伺路旁屋下，离华界不远，见彼忽跳脱。吾一人力薄，且无捕人权，遂疾趋过中国界，欲招警兵径过租界，迅速强拉之去。殊吾约警兵来时，彼已反身

去，而不做美之印捕，又适遄至，因是失败。虽然，若人终必入我彀。姑缓，好为之。吾子勉焉，困难时幸告，我当竭力助君也。”

第三章

美人计之开幕

车上安排，既失败矣，而某甲日寻思得张而甘心，以达其卖朋友攫巨金之目的。久之，窥张所好在女色，乃变易手腕，以美人作饵诱焉。先是某甲在沪于嫖界颇有阅历，偷香窃玉手段久习而渐工，因得妍识一女子，某商人新寡妻也，名曰阿娟，年才廿二，袅娜丰姿，冶丽颜色。幼曾肄业某女校，颇通书史，谄函札。慈婉明秀，绝不类暗弱无知之俗女子。某甲百计诱通，虽臭味差池，而情好固称亲昵。自妍识后，马车汽车也、茶楼酒楼也、戏园公园也，盖不少一对野鸳鸯之踪迹，出没隐现于其间矣。且幽期密约，时或相与奔会于指定之安乐窝，双宿双飞，领略欢娱滋味。而某甲对于张，尝自夸炫其艳福如何，张涎美之。

风日晴燠，节候清和。时当初夏，沪滨游趣正多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于戏园门外。时有首戴西式草帽，口衔雪茄之二男子，乘坐马车直至三马路大舞台前下车入门，上楼共坐特别厢，状态若甚暇逸者。一则某甲，其一即张某也。丝竹嗽曹，缓歌漫舞。聆音审节，正在采烈兴高，忽来一女子，容华出世，翩跹款弄，旋即坐于张坐之次，甚相接近。张惊睹粲者，魂意为动，渐与语。彼美自言名梨云，王姓，南京人。张与共谈，豪情胜概，流露词气间。彼此倾吐肝膈，至为款洽。虽匆匆谈顷，而梨云一寸芳心，甚佩服张之为，人，以谓世上好男儿莫过是。其实张并非卫玠一流人，容貌不足动彼美也。其时某甲在侧，亦略诘彼美姓字、里居，而情殊谈漠，迥不若张与梨云，一见即如故也者。噫，异哉！所谓梨云，实即阿娟。盖某甲预约其在此观剧，教之变易姓名，而又先邀张同来，使与之觐面也。某甲之表面淡漠者，良以此故。然梨云良家好女子，天性本仁慈，且胸怀智珠，对于张之慷慨诚坦，油然起钦慕心。张则仍行其爱美人之素而已。观剧终，询得梨云里居，殷勤告别而去。

自来号称美人之女子，均有束缚男子之能力，虽拔山扛鼎之英雄，亦不易摆脱。何况多情如张，且为某甲特设美人计，运用手段以为陷阱者，欲不堕落术中奚可得？翌

日，张往访阿娟于东新桥堍某里。盖阿娟此时寄居姨母家，在此处也。越日，阿娟亦来张寓所谢步，畅论心曲。张固恋爱阿娟，而礼仪拘束，未尝稍涉狎昵，然两心固相印矣。某甲乃乘此时尝佯作妒张状，又屡赞阿娟如何美丽，且曰：“张兄之艳福行将享受。彼美人兮，吾窥彼甚属意于君，君勿疏忽，得下手即下手，否则薄幸郎君难逃美人之谴责也。”张颔之。

某甲自大舞台观剧，阿娟与张接洽后，窃窃喜得计，一面张布网罗，专候成熟。而阿娟者，此时尚且不知某甲阴谋，即前日观剧之一番对付，不过听从某甲指授，未遑究内幕如何也。又数日，阿娟不能耐，穷诘所以然。某甲乃具告之，谓卿能担任干成此事，利禄可立致，一生吃着不尽。我意爱卿万无不赞成者。语竟，注视阿娟，不稍眴，立候回答。殊不料阿娟闻之，若骤惊失魂魄，默不语。久之，频摇首。某甲乃以种种甘言强聒之，至于屈膝要求。阿娟乃竟泪承睫，靡靡堕，仍默然。某甲则必守候美人一诺，阿娟不堪缠扰，徐徐曰：“容我熟思，限一日夜答复可也。”不欢而散。

第四章

美人不得已之苦衷

阿娟承某甲委托以美人计，既自限一日夜之熟思而后答复也。及次夜，某甲特向阿娟询可否。阿娟至是泫然曰：“嗟乎！依不得已许君矣。”读者诸君亦知阿娟奚为改操而作是言乎？盖阿娟新寡，翁姑不甚爱惜，且伯叔骄慢，把持家用。阿娟凡有所需，举不得自由。半年前，老爷病歿未葬，慈母多病，弱弟弃学经商，家计日绌，以此进退维谷。至若某甲虽相爱好，然无恒产、无技能，其充侦探也，日久迄无成功，以是阮囊羞涩，犹是天涯沦落人。阿娟早知其非将伯可呼者矣，然而今乃骤欲假借自身，以计陷其最佩服倾慕之人，无怪其中心忐忑，拒绝不从也。乃某甲以便佞口给，委婉善说，诱以利禄。阿娟一弱女子，即悲夫死，又痛父丧，正自感叹薄命红颜，百无聊赖，因渐启其得资葬父之念。况乎某甲承培植指教，而捏饰虚词，言之成理，居然动听，阿娟安得不为其所愚？故不觉泣数行下，而终许某甲以成功。此固阿娟不得已之苦衷也，庸讵知其中之误解实大矣。

某甲得美人承诺，如奉优诏，狂喜雀跃，当夜出门，安排一切。一面促阿娟旦日成功，更附耳密语良久，授以如此如此进行方针。阿娟一一颔之。

第五章

一刹那间之摄影

美人计既开幕矣，某甲更往访培荪，与之计议曰：“今诸事已妥，惟彼人之像片未得，无以为政府征信。宜用何法致之？”培荪沉吟片刻，乃口讲指画，谓某甲曰：必如此如彼。因各分道布置一切。翌日，某甲特约张某出游张园。张欣然诺。是日，天气晴爽，游兴颇佳。即至，相与盘桓俯仰于安垞第等处，饮茗畅谈。久之，复同游览园内各处风景，曲径纡回，往复贯达。行经茂林丰草间，某甲行前，张某后随，至一处转角去，某甲忽作惊喜状，招手曰：“张兄速来观此，大有趣。”张急踵至，则见一树，粗枝撑出，枝上有健儿，年约十四五，两足倒挂枝上，首及两手下垂。忽又仰翻钩跌，矫捷变换，巧妙离奇，呈种种异技，如舞台上之武生卖弄身手者然。张与某甲睹此特技，视线钉注，不稍转瞬，大为赞赏。无何，健儿翻舞既倦，耸身跃下，掉臂竟去。其地僻静，树木丛绕，维时游人经此者少，惟某甲与张某适过此，得饱眼福。噫异哉！何其巧遇若此耶？健儿者，盖培荪与某甲预为安排在此，藉此使张某注观树间，而树木丛密，择诸树之隙间安置最精捷之摄影镜具，培荪隐身树后，镜头微出树外，又巧置简单机捩，手法异常灵活。一刹那顷，遂将张之影像，摄照而去，而张不知也。培荪夙优于摄影术，故措之裕如。时其甲与张所立地距离稍远，故某甲像不致摄入镜片也。倦游既归，某甲俟培荪将像印出，遂携呈上海镇守使署备案云。

第六章

英雄入网

张某者，一磊落奇男子也，生平亦好冶游，游必有注意之美人。印入脑海，晷刻不忘。今乃得遇阿娟，视寻常美人尤高一等，既爱其貌美，复喜其识书史大义，晓家国时机，谈吐风雅，无些子俗态。由是暇辄走谒之，不则折柬邀之，频频往来。而阿娟自允许某甲以成功，更受密计以后，其对张也稍稍变敬为媚，藉爱为钩，眉目间自有无线电传情，所谓色授魂与，非个中人不能探讨也。忽忽历一来复，两心相印，尔我忘形。此时之阿娟仿佛浑身皆粘液，全体有吸力。彼磊落男儿如张某，但经阿娟一指挥，立可粘之使来、吸之使起也。一日拂晓，阿娟便来敲门，促张起曰：“今日晴爽，风景大佳。妾将归宁慈母，欲偕郎行。郎犹不知妾母家在法租界嵩山路转南某里内，宅后毗连旷地，空气清鲜。且楼有琴、楹有书、瓮有酒，雅可盘桓。曩未邀郎去者，小有障碍故也。今不虞障碍矣。盍往陪家母清谈，而伪为妾新从之教国文经史学之受业师也者？家母雅喜谈历史故事，酒酣耳热津津有味。以郎之豪气英风，家母当喜妾能得良师，郎藉此勾留母家，静暇不扰。妾得间来侍起居，胜于此间寓所喧嚣纷忙之俗应酬多多矣。我所爱之张郎，其必许我同往者。”张曰：“谢谢我所爱，敢不敬从命？”阿娟笑靥生春，俯首徐徐拈带，秋波斜睨，两道放射光线，直注张面不稍转动，迷力甚强，径将张两目光线相对吸起，粘合四线而为二线。其时张心中之惬意，为毕生第一次。

早膳后，盥漱毕，朝曦入窗，辉映野马。俯眺窗前绿树，忽见头白乌二三翼，耸立枝头，仰首向楼窗呀呀噪叫，音凄楚如嘶破，哀鸣不已。亦不惊飞，若预报凶机者。张凭栏痴心，心旌忐忑摇晃，忽肩上猛力一拍，骤惊回首，则阿娟笑盈盈立于前，曰：“时弗早矣，胡但呆立出神耶？”于是张趑趄行，下楼出门，呼马车至阶畔，张乃携阿娟手，共登车入坐。须臾，鞭丝一扬，马蹄得得，车遂发，南向迤逦行。过洋泾桥，掠法界公馆马路，更南经老北门街，将及九亩地。张遥见中国巡警岗位，忽心动色变，正欲向阿娟致诘路线所经及母家距离远近，俾令车夫改道。而阿娟已若会意，即曰：“不远

不远，行且至矣。”张曰：“何故行近中国地？”阿娟曰：“车夫惯贪捷路，故斜插过九亩地。然不数步即当是法界打铁浜矣。疾驰而过，仅此一隅最短径耳，当不至发生意外事。况警士等岂其素识君者耶？何必戚戚若是。”言未毕，车仍从容驶去。甫至九亩地，蓦地横道出警察多人，拦截车前，抗声曰：“候君多时，请同至镇守使署议话。”张知有异，但曰：“候我耶？我果何事须至镇守使署？”有一警吏即出一照片示之曰：“请观此自知。我等知君今日必过此，奉令候驾，不容不共去者。”张见照片即己像，旁注姓名及通缉某某号数，乃知被卖，即亦不赖，慷慨自认。斯时阿娟颜色惨沮，噤不能出词。张则携阿娟手一跃下车拱手曰：“爱卿珍重，吾去矣。”阿娟乃推胸顿足，歔歔曰：“咄咄怪事！依误君矣。”呆立路旁，瞠目结舌，无可解免，分明见张偕警吏去，阵阵心酸，潸潸泪落，久之独自寻径归。张于是入镇守使署候讯，盖自是张之命运近末路矣，然犹不知卖己者为何人。

第七章

囹圄中之一纸书

革命失机，英雄入网。同是国民，况属豪俊，何甘犯罪？岂不爱身？徒以宗旨不同，政派不合，虽持正义，不敌恶魔，致罹不赦。凡有心人无不同声嗟悼。盖自张入使署后，越日即喧传已在狱中矣。锢室凄凉，铁窗黯淡，楚囚独处，慰情何人？张之无聊，盖可想见。一日晨起，狱吏忽以一露封书信交入。张抽笺视之，字格簪花，分明出自女手，惊喜异常。书词曰：

某某先生阁下：妾心碎矣，妾肠断矣。将欲言，似不可得言；将欲不言，又似不可不言。所得贡言于先生之前者，今仅如此，嗟乎！妾坐视先生陷困缘继而不能救，妾咎大矣。妾自亲炙光仪，就聆雅教，深知先生之心，而先生不能知妾心也。此次事变，中间有多少离奇曲折，断非笔楮所能言。勉强言之，妾实为匪人所陷，因之使先生罹于此厄也。嘉会未终，良缘中断，缺憾何如？噫嘻！不可说，不可说！然而妾天良未泯，况先生为我钦敬怜惜之人乎？先生之被陷，妾本不深知，然妾固难辞咎所为。数日来，五内摧崩，魂梦不宁，眠食俱废，懊悔如丧者，良以此故也。虽然惟望先生善自保重，吉人天相，不难超脱幽羁，行将有释出之希望。月缺重圆，后会自有期也。心绪恶劣，拉杂书此。事情复杂险怪，语多不可明著，诸希善会意可也。此候伟安。梨云敛衽拜言。

张读毕，复视封面，因悟凡狱中函件，例必经狱官检查后方得递入，故梨云直以露封来也。更读一遍，慨然曰：“异哉！此美人又何必假惺惺。此事明明为美人计，彼明明玩弄我于股掌，今乃饰词曰：不深知，不可说耶。”初张之入狱也，静思颠末，恍然于阿娟之陷害。谓彼美人心者，虽蛇蝎虎狼不足喻其阴险凶毒，窃叹古谚有云：最毒妇

心。良然。今忽读来书，故触发如是语言。言时，目眦尽裂，头发上指，其愤恨为何如。久之，反复细绎旧爱故欢，一一涌上心头，追怀往事，切想伊人，更读其书词有“中间有多少离奇曲折，非笔楮所能言”云云，渐平其气，柔其心，为之曲谅，愀然曰：“是矣，容或有之。”盖张意又以为阿娟固爱己，彼实约我同赴母家，不过匪人窥伺，探知是日将同至打铁滨，特贿令车夫，斜拉过中国界以为陷害。而阿娟本不知。迨事后追究，而匪人乃始出现吐实，更藉他故挟制之购买之，禁其声张。此殆所谓离奇曲折者乎，亦未可知也。自是恨阿娟之心又顿灭，将回复其原有爱情，不过未甚释然耳。因走笔作数语答复之。曰：

梨云爱卿鉴：囹圄余生，忽接惠示，惊喜过望。仆如蜡自煎，如蚕自缚，命也如此，夫复何尤？承荷矜怜，重为宽慰，然芳心婉转中若有无限委曲难明者，果何耶？幸谢爱卿，自今惟望不忘前好，精魂相能，感甚，幸甚，他尚何望焉？临颖呜咽，不知所云，此复。

第八章

快活乎痛心乎

阿娟得张复书，如痴如醉，欲喜不得，欲悲不能，持此短笺，反复玩味。欹坐藤椅上静默不动，似怒似恐，又似忧似惧，思潮起落，意态凄凉。因而面色忽黯淡、忽光辉，口中则时或长吁短叹而已。其表面似乎凝神聚念，而其心腹中曲曲回肠，不知几千万转折，盖将寸寸断矣。兀坐移时，初不觉自朝向午，日影将斜，犹复悄然块坐，不食不眠，嗒然若丧。久之，亦觉甚无聊赖，正欲起立出户，帘钩忽动，一人直入，则某甲是。笑容可掬，谓阿娟曰：“爱卿乎，我辈今快活矣。镇守使署嘉我侦获党人，有殊勋，电告中央政府，已得复电于原定赏格五千元外，加奖给三百元，不出一礼拜，便可颁发全数。卿闻之能不大喜？”阿娟曰：“咄！止汝言，勿哓哓不休。再言，吾血脉管皆裂矣。此事虽云成功，然当时我即自谓与我之良心忤背，非万不得已，亦不致稍宽假。吾姑暂忍为之，乃事后竟震荡心脑，全体神经为之不宁。金钱虽多，不足镇我五中。汝且去，勿相扰，让吾闭门静思吾过可也。”言毕，面色沉厉，转身向壁，静悄无声。某甲尚欲强加劝慰，卒不敢多言，坐片刻自去。

第九章

狱中之情话

某日将近午，狱中之张某正枯坐，忽狱卒报有女子来探望，已得狱吏许可，行即入内。张仓皇起，狱卒率之至会客室。须臾，三四狱卒、二狱吏，前后拥挟一女子入。张一见即曰：“梨娘何多情至此？”狱吏指令就坐，坐位不相接近，大约两人谈话可以共闻为远度。两狱吏环坐，一携笔楮，记所谈话。阿娟初见张，目眦荧荧闪动，泪汪汪欲注，不发言，张问亦不答。徐徐曰：“特来看君。”张曰：“承过爱，惟昨读卿书词，今观卿颜色，均似重有忧者，何也？”阿娟闻之，首举唇动，似急欲言，而又嗟叹再三，喉音哽咽，目睛旋转，仓卒不能出声。徐徐曰：“妾心中无限事，欲诉与君，奈何见君反诉不出。腹中之盘纡委曲，不知当若何始能和盘托出。头绪纷乱，方寸失主，从何说起？然则恐不能伸吐矣。”数语毕，又哽哽欲泣。张婉慰之，狱吏亦频促曰：“限时无多，有话须速吐，时至，不容宽假也。”阿娟乃曰：“张君亦知我并非梨云其名，实名阿娟乎？”张曰：“不知也，是奚故？”阿娟曰：“其故至难言，我若尽情吐露，又似有所忌，然若不告君，恐五内郁闷，将不至腹裂肠断不止。君亦知入狱原由乎？非他，即由君之好友而来也。”张曰：“有是哉？”言时，目眦频频动，睛珠上视，若想忆所谓好友果为谁者。阿娟曰：“君欲知其人，盖即与君密迹周旋者。君但思某月日，同听戏曲之人是矣。嗟乎，妾亦为渠所卖！天下最冤苦莫过于此。”阿娟言时，旁瞩狱吏，似有顾忌，词莫敢毕，正色而言曰：“妾今所能言者，如是而已，安能如曩昔畅谈心曲乎？”张曰：“唯唯。”阿娟因问张狱中眠食起居亦舒适否？眠何床榻食何肴佐？盥漱服用是何器具？张具答。则曰：“某物不良，某物不备，吾国监狱至今犹不改良，是乌可耐。妾又恨不能常来问候，明日当遣人赍送食物来，请察收。更有不备时，君勿客气，作束条来妾处取可也。”语至此，絮絮不休。狱吏从旁怒嗔，若大不耐烦，曰：“只有四五分钟矣。”阿娟亦觉悟，欲速毕其词，忽又曰：“几忘却。君酒量大佳，此中苦闷，有此物解忧否？”张曰：“不可得。”阿娟为嗟叹再四，因曰：“我当设法致送杯中物，俾君有以消

遣。”又温慰之曰：“君豪情侠气，钦佩至深，他日妾所仰望于君者正不少。此时暂作美里文王，冤屈之至。然吉人天相，不久必脱深系，可为预卜。况闻君犯状为公罪，又非首要，姑稍安，勿戚戚。后会匪遥，何当把美酒，重与细论文耶？”张闻之，作惊诧声曰：“何哉？卿所谓后会者。”何娟曰：“是也，妾当竭力为君谋解脱，尚何难之有。”张曰：“是不啻吃语。嗟乎！爱卿，后会当约以来生，否则梦中可耳。”阿娟聆之陡变色，正欲声问，而狱吏忽引吭呼曰：“时限已满，速归去休！”言毕，起立，以手作势促之行。张即起，阿娟犹濡滞未动，从容言曰：“唉，张郎，胡为出是不祥言？”词未毕，狱吏强促之起，不得已起立。狱吏即前行，阿娟更不能忍默矣，仓皇曰：“张郎何为出是不祥言，须速告我。”时张已走出厅事，立阶前，乃遥谓曰：“嗟乎爱卿！男儿死耳。吾铮铮好汉，宁肯湏涩畏葸以求活耶？努力各自爱，行矣，毋多言。”遂下阶掉头径去。阿娟竟不得闻其故，脑海如受凶猛打击，心房萎缩，血液欲凝，立刻麻木僵痴，四肢不能举动，瞠目直视，张口喘吁。狱吏睹状，知受刺激过剧，只好以温语慰之曰：“姑娘，请速归。张先生已入内，纵呆立，仍无益，不如归去好筹思，自易为也。”数分钟后，阿娟神经渐次运动，乃缓缓回复知觉。俯仰歉歉，然后垂头丧气，随狱吏出，上舆遄返。

第十章

谋救英雄出网罗

阿娟者，慈婉多情，诚恳忠信，一天真烂漫女子也。其对于张，始由敬慕，继相亲爱，盖以张豪侠性成，肝胆暴露。视某甲之轻浮浪逐，虞诈环攻，动辄二三其德者。自阿娟目中辨别之，优劣早判矣。且张又富资财挥霍不吝，与阿娟交仅一月，所助资已十倍于某甲。然则后日之属望，在此不在彼，芳心早牢缚于张之身矣。故此番探狱情话，乃有“他日妾所仰望于君者正不少”之言也。至于美人设计，一由某甲之迫胁；一由其中尚有误解，欲姑为之，以博取多金，固非阿娟本心所愿为也。是日，自探狱归，闷坐苦思。张郎胡为出是言，岂因愤懑故，持厌世主义耶？冥悄思索，正自无聊，蓦地闯入一人，则某甲也。某甲寻常每日必至，时或高兴，便约阿娟同出游玩。近因见阿娟心绪不宁，尝默讷若痴，甚不乐与己周旋，遂自惭畏，如不易近美人。而某甲近亦多诡秘行径，碌碌鲜暇，以是迹稍疏。阿娟见其入室，略一酬应，花容惨淡，柳腰嫩缓，颓然落坐藤椅中，槁木死灰，若甚深长思者。某甲曰：“爱卿何故久不释怀？我国知卿心事。其实张某非与卿有若何关系之人，奚必如此沾恋？我二人情好，匪伊朝夕。今卿对彼如此钟情，置我于何地？得不虑我之醋风波耶？我昔介绍卿于彼者，不过以情爱为饵诱，卿所稔知。今若此，将毋弄假成真，亦大笑话矣。爱卿乎，孰亲孰疏，幸勿倒置。”某甲滔滔醋语，阿娟闻之，恚甚，不待其词毕，遂曰：“若休管我事。若即谓我变易常态，亦听便。凡人情爱，各有自由权，若之不能夺我交情，亦犹我之不能挠若密计。至我对张，出于敬慕至诚，若又安见我如何沾恋耶？”某甲曰：“卿犹欲辩护，谅我毫不知耶？卿不自知，凡人头上皆有神灵，随时随地，伺察至严，每夜，神必告我以卿如何举动。”阿娟曰：“谁喜听汝无价值之言。”某甲曰：“否否！是实有价值。卿与张某往来相通诸情事，莫不为我所侦得，盖皆仗神力也。”阿娟曰：“于何证实？”某甲遂探怀出二纸，授阿娟折视之，系钞稿，一为阿娟致张某书；一为张复书。阿娟阅之，略现诧异色，徐徐微点首曰：“是乌足奇？实则此二函，亦非不可共见者。噫嘻，依几忘却矣，

君之职业盖系侦探，诚宜落君手。惟此等明白来往函件，奚值得费若许侦探手续？君亦太辛苦矣。”初，某甲既授美人计与阿娟执行，而实疏忽，未遑他有防虑也。培荪乃教某甲侦察阿娟与张某情迹，因是贿嘱狱吏，得钞寄二函。至阿娟入狱视张一节语言，此时某甲犹未知之，故未道及。

某甲见阿娟词强气愤，总弗得其欢心也，则思以利或可动之。坐须臾，笑谓阿娟曰：“我此来盖报喜信，值卿忧郁，阻我高兴，几忘矣。政府所悬之赏格五千元，并加奖三百元，已经我领足，从此勿忧贫苦，宁不可喜耶？”阿娟曰：“是亦奚足喜？不过，我实因贫窘至不得已，欲假君之力，哄得政府一注孽钱，暂济切己要事。惟是苦煞张君，于心大不忍，安敢言乐乎？虽然，昔者君落魄时，妾典卖衣饰，借助与君者，不下五六百元，君尝言感激图报，异日有资财当尽给我。今其时矣，此约似不可不践。”某甲曰：“诺，有之，不敢忘。”

阿娟至是容颜稍霁，略现和悦，款款谓某甲曰：“他勿烦絮，有正事宜速议。曩者妾允助君成此密计时，君不曾有言张君入狱后，我等当尽力为之营谋解脱，藉他人名义，向政府担保悬释乎？今其时矣，事不可缓，妾早夜以思，皆为此事，亟欲与君筹商如何设词呈请。君当不食言而肥，坐视不理也。”某甲白眼斜睨，久之曰：“唯唯有之。然此事有难者三：设词难得当，一也；他人名义难求，二也；仅仅担保悬释难生效，三也。容我熟思，一一谋好，即来报命。”阿娟曰：“事关紧要，君勿悠忽致忘却。”某甲则又曰：“唯唯。”然其心与口则大相左，以为此事万无转圜之理，不过愚痴女儿，不谙政体，柔肠私意，不便拂逆，姑安顺之而已。坐须臾，兴辞曰：“适有友约，时将至，我姑去。”手挈帽，掉身出，梯声落落，未几寂然。

第十一章

起解后之美人泪

阿娟既已遣人赍送食物等入狱，供给张某矣。越数日，更欲入狱探视，未得狱吏许可而罢。忽忽数日后，偶阅《申报》载，张某已于某日起解入京候发落等语，惊悸若失魂魄，立时心房起激烈颤动，欲追悔已不及，欲置之不顾，奈情爱缠缚，愈思愈紧。然究不知入京后吉凶如何，大抵凶多吉少矣。又转念或因此讯明胁从无辜，应得未减，反能脱离关系，早释出狱，如此转凶为吉，亦未可知。然又思苛政猛于虎，是恐难侥幸者。因此栗栗危惧，欲急起挽救，而所谓具呈保释，迟至今未实行，今即为之，将恐无及。况某甲自前日来报喜信后，迄今不至，谁与共商办法？依一女郎，与张君之关系又不明，不便出头。嗟乎！事急矣，可奈何？因是切齿于某甲，恨声不绝曰：“狠毒哉若人！至今我不能不疑渠必欲陷张君于死地也。而渠由来固决言必不至是，又何也？噫！若人其真不可信耶？吾不能不为张君危。言讫，足顿地，手椎胸，竟日不出户庭，绕屋而走。

越日，某甲至。阿娟一靦面，即责数之。某甲曰：“起解入京，诚出人意外，我亦不知政府何其诡诈不可信也。”问具呈保释如何，则曰：“事关乱党，朋侪均不肯出名。连日奔走，即为此事，故未得来视卿。虽然，我已函托京中友，代为关说营救矣。”阿娟曰：“君惯以空言搪塞，今又来撕诳，吾意君殆非善良人。不然，昔者君固言入之无伤，出之至易，故妾允助成此事。今君在在以为难。何今昔难易相差之甚也？是大可怪！依受君骗矣。”某甲曰：“谁敢骗卿，我料张君此去不至有他虞，卿其稍安毋躁。实则张为卿之何如人，而休戚相关至于此？”阿娟默不语。久之。某甲察其容，知其意甚恨，相对寡欢，遂去。至是，阿娟深悔当日不应忍心害理，惟日夕祷天，佑张早脱縲绁，平安归来，再享团聚之乐云。

第十二章

惊闻噩耗

乌啼鹤唳，虫咽马嘶，眼跳耳鸣，心惊魄动。旦昏占卜，凶兆特多，是岂忧思感成幻象欤，抑鬼神微示机讖欤？盖阿娟脑海中为张某小影所占据已久。自张起解入京后，阿娟曷尝须臾忘此事之因果哉！自顾一弱女子无能为力，男界则某甲已大不可恃，他更恃何人？然则人力已绝望，惟痴望天心仁爱，保佑平安而已。而天若无情，处处辄露凶惨端倪，似告以此人无生还之望者。此时闺中女儿，方寸中之况味，不甘、不咸、不辛，惟馀酸苦耳。又越十馀日，忽传闻张某已在京枪毙。此信入阿娟耳，登时脑中轰震一大霹雳，肺部腔子里原有热腾腾心脏一枚，胆囊一具，同时乃如空洞中受阴森冷气逼透，因之心胆砉然脱落，沉失于虚杳难捉摸之地。血液陡冷，手足如冰，知觉运动，截断停止，昏眩去矣。历四五小时，稍稍回复，而不能言动，惟倾泪如注，叹气如嘘，嚼齧握固，神色惨变。久之久之，暖气渐充，喉能发声，睛白屡向上翻，歔歔曰：“咄咄怪事，咄咄怪事！是果何因而至此，张君何至有死罪哉？嗟乎！依殆久堕五里雾中毫不觉察耶，然依诚造孽不小矣。念依以清明忠厚之躬，始因情魔而至于贫，维因贫魔而铸成一大错，至于今错到底矣。张君可依而竟死，若人不死而不可依。可恨哉若人！若既忍心卖朋友，乃更以我弱女子为附属卖品，致受连带痛苦。早知张君不免于死者，依虽百死不允若也。”

第十三章

情天错误之由来

先是某甲告阿娟以将安排美人计时，阿娟不肯赞成。某甲乃捏饰种种虚词，冀诱惑之，略谓张系国事犯，依法律罪不至死，至重不过无期徒刑。然张系胁从，又非首要，即使处以徒刑，亦不至无期，大约不过一二年有期徒刑而已。且国事犯者，在法不至通缉，然而政府通缉，乃亦及张者，盖别有故。因癸丑二次革命，张据蜀中某郡，兵败逃亡时，其部下管度支财赋某某数人，席卷城中巨款，库储为之一空，且闻另有贵重金属一大款，不便携去，当时诸人秘密埋窖，留待事平掘取。而其尤要者，凡关财赋簿据印证概被卷去。事后该全郡款项，凋零残乱，无所考求。而张原为该郡长官，卷款罪名当然坐归之。实则张君并未染手也。然此数人逃匿何处，张未始不稍稍知之，政府则但问主权者，故不能不缉获张到案，而以擒献部下某某数人责任之。但得追赔原款以及簿证悉现，窖金发掘，地方财政不致纠葛落空，张君即可告无罪。惟区区国事犯一重公罪案，将来联名具保，向政府恳释，加以关说运动，虽曰一二年有期徒刑，更可未减，多则八九月，少则四五月出狱矣。由斯以谈，藉张君数月辛若，哄政府一注大财，我二人吃着不尽，何乐而不为云云。其实张为渠魁，非胁从。而我国袁政府处乱党皆以死刑之条例，阿娟皆不知，惟平居读书阅报，亦尝略知凡文明国法律，认革命党为国事犯，不处死刑等说。然女子智识有限，则以为我国亦文明国也，国事犯必无死刑也，深信之。至卷款等说，全属子虚。某甲捏词以煽惑阿娟者。阿娟乌知其诈，但觉言之成理，故经一日夜之心口商量，似觉此举于张无大害，于己有大利。况葬亲大事，何妨达权。于是最后一念，卒为利欲所胜，而大错成矣。吾书前文所谓其中之误解实大者，即此故也。

当张某忽起解入京时，阿娟已大疑某甲为骗卖朋友，然因希望保释，迄未深信。今则噩耗传来，阿娟突聆之，乌得不诧为意外奇事！少顷，恍然自悟曰：“有之矣。”盖阿娟母家实居打铁滨，其邻寓有蜀人刘某者，阿娟曩时亦曾相识，至是思及张某固蜀人也，我盍访问蜀人，不难明白一切。立命驾谒刘，备询张事之颠末。然后知张曷尝非首

要，曷尝可望保释、可免死刑，更曷尝有部下卷款等情节，纯系某甲一派诈伪饰词。于是且悔且恨，且诉且骂，竟日夕不休息。正攘攘间，某甲适至，阿娟叱之曰：“无心肝之凉血动物，汝有何颜见依！汝骗卖朋友，乃竟连所眷爱之人而骗卖之，不知是何心肝！依固言君非善良人，今果信矣。”某甲忸怩局蹐，赧面赭颈，期期言曰：“诚出人意，我亦不知政府何诡诈至是，我所托京友，亦何其不可恃耶。”阿娟戟指骂曰：“有是哉？至今犹欲骗人乎！汝试剖心盟誓，其先即欲陷张君于死地，而以种种饰词惑我，俾成汝美人计，供汝快活，敢云否乎？我自恨有眼无珠。误矣，误矣！造孽不小矣。汝一计害二人，汝心安矣？尚何辩护之有！”某甲默尔无词，若自作供认状者。然为阿娟斥骂入骨，天良发露，面赤耳热，羞愧瑟缩，垂首不敢仰视。阿娟曰：“汝善卖朋友，吾祝汝他日亦为朋友所卖，汝自去寻汝恶孽之乐事可也。吾不愿近汝凶人。”掉身入别室，悄然无声。某甲大扫兴，独坐没趣，久之潜遁。阿娟于别室窗下，见其去，以手指之，恨恨曰：“吾不料斯人俊秀其貌，而阴险其心，可惧哉！可恨哉！虽然，我已熟思矣，终必有以报之，使之落魄天涯，穷无所归，庶几稍泄吾忿，聊藉以慰地下之张郎。”

第十四章

冷美人忽为热美人

著者秃笔一枝，恨不能前后兼写，双管齐下。此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，兹补述最要一节。读者诸君尚不知自张君起解入京后，十馀日来，为阿娟忧愁烦闷之时，即某甲酣乐快慰之时也。盖五千馀元赏金入手，立刻阔绰挥霍，早已不寓海宁路和康里，而移居四马路某大旅馆矣。日日快车怒马，选舞征歌，窃自喜曰：“天下惟卖朋友之利益为第一优厚，斯世殆无伦匹。我何幸乃得充此项买卖之掮客，又何幸安稳成功，饱充囊橐，是不可以不极乐也。”忽然，又饮水思源，愧汗骈集，私自讼曰：“向微我美人阿娟，此次安望奏凯？如前此火车站旁之失败，虽以培荪侦探好手，只好坐视。今则不动声色，从容弋获，阿娟功劳，诚不可忘。不过渠与张居然私情眷恋，结不解缘，实可厌憎。今幸拔去眼中钉，醋海风波，庶几平弭，而久远之欢娱可得而致矣。”是故，某甲此时之访阿娟也，谋觅香巢偕居也。及遭阿娟盛怒痛拒，扫兴遁归，然私衷萦系美人身，梦寐弗辍，不时又走谒阿娟，款曲柔昵，备献其假惺惺焉。顾阿娟仍不悦，神志沮丧，郁居寡欢，杜门谢客。某甲寓所，则足迹曾不一至。某甲来时，乃庄语告之曰：“前盟万不可寒，试思君之赏金，非我胡获？则不啻我所有，今当为我保存勿耗。君能如此，亦可赎罪图好云。”谆谆数语毕，不与多谈，意态漠然，气象凛然也。

一日，某甲正独处旅馆中，忽室门自启，阿娟悄然入，见某甲即露其匏犀，憨笑不已，嫣然流媚。某甲脑海中灵魂几为之钩摄殆尽，且惊且喜，手足不知所措矣，迎面问曰：“爱卿，今日好风紧吹送来，诚为异数。且如此高兴宠降，鄙人不少光荣。”阿娟曰：“郎君乎，依一晌用情歧误，困入魔障。张君者，殆与依有孽缘，否则渠必操有情界催眠术，不然胡以依一见即敬爱倾慕，致陷入其魔网而不易出。直至渠死后，其迷露犹笼罩依身，留连不遽撤去。今幸忽然彻悟，自悔何大痴笨，依与渠并无若何亲密关系，亦值得终日为之悼叹苦恼耶？况死者不复生，纵殉之何益？自今如梦初觉，顿念旧欢，舍君将安归？妾前时愚昧意气芜塞，身心失主，言语不检，多所触犯。今日之来，

君其肯嘉纳如初否？”某甲大笑曰：“有是哉，谢上帝佑启我爱卿，肯赐俯就，俾续坠欢，快慰奚如，宁有见拒者也？”于是相与情话缠绵。某甲深幸阿娟美人从此当属于我一人所有权之下矣。阿娟度知其爱情程度，已融洽膨热，乘间言曰：“昨君所言赏金五千元，想君犹未耗用。”某甲曰：“然。”阿娟曰：“尔我如一人，尔有即我有也。据我之计划，此款不存银行、不购产业，暂宜保存勿动。稍缓即有商业上机会，拟效市侩贩卖囤积，一转移间，利可倍蓰。请待之。依生长商家，颇知商业行为，君当信我，勿犹豫。”某甲曰：“敬如命。”阿娟曰：“协议既决，空言不可也。请将此款出，当面检查实数，以昭诚信。”某甲不敢违，即启皮篋取出原金。阿娟躬自检查，计五千元足数，又旅费馀款约二百元。阿娟曰：“无论尔我，今后凡有需费，仅在此二百元数内开支，其五千元整数，存蓄勿许动。”因亲加封志，毕，递交某甲曰：“君仍自收藏，惟须慎秘勿泄，泄恐启人觊觎也。”某甲唯诺而已。阿娟又曰：“曩者君贫乏时，妾将私蓄垫出为君用，不下四五百元。今君饶裕矣，而妾衣饰用具诸不丰备，乞为添购若干，使妾身首起居不至寒陋减色，亦关系君之局面光华也。”某甲欲辞不得，谨诺之。阿娟旋别去，约以明日购办衣物。次日，自来督促，某甲乃与同车出，次第购齐，约值三百元。除给现值百元外，馀则某甲向绸缎商肆赊订，限期缓给者。盖至是，某甲行囊所馀，不过银饼百馀枚而已，然犹气概雄恣，不稍馁怯也。

自是阿娟无日不到某甲处，相得甚欢，时或同车共游，清闲娱乐。而天气亢热，相与言曰：“盍作西湖之游以避暑？”于是相约布署，复相与欢喜盘桓，跃跃然愿往也。越日，时已逾午，阿娟戒备行李车载之，直到某甲寓，欲邀之即日偕赴钱塘。至，则某甲适他出。阿娟若甚怏怏不乐，姑入，坐其寓室，静候数十分钟，某甲犹不归，默然失望，兴尽而返。及返己寓，次日病即作，蒙被伏枕。恹恹若甚懊丧，不食不起。阿娟不知其病胡为陡作，勤为看护。某甲闻之，亦来慰问，并道前日失约，致阻西湖快游雅兴，极抱歉怀。阿娟曰：“此固不能怨君，因前日虽得同意，而未订游期，非君爽约也。”某甲曰：“虽然，吾愧憾实深，请爱卿善保重，易占勿药，有间，再约期偕游，以偿前日缺憾何如？”殷勤抚问，而后别去。

第十五章

旅馆中无端被窃

又越数日，忽传某甲寓室内发现被窃，检查所失，计皮箱内封志之五千元，又金戒指、金壳时表及贵重玉器等数事，床前悬挂之绸缎衣各一，又某甲之侦探证书，闭置箱内，皮夹盛之，亦同失去。于时某甲瞠目咋舌，如丧所天，懊恼已极，不知所措。久之，始有人劝其报告捕房，乃恍悟，亟往报。未几，捕房率包探来勘，入寓室遍查，四壁无穴，楼窗装置如故，玻片无损，门户床帐等亦整洁如常。床前有衣钩，即悬挂所失之绸缎衣者，检视毫无痕迹。地板上足迹凌乱，更不可考，盖失物已数日始觉也。至所有银元及他物失于皮箱内，而箱乃扁锁如故，无稍伤损，启箱视之，各物位置不甚凌乱。某甲所以数日后始觉被盗失物者，即因此故。更察楼门内外，楼梯上下，均无破绽可寻。于是捕探等金谓：“窃盗来去出入、动作路径，均泯没无痕，显系内盗。不特熟悉路径，且能配锁钥，稔知各物位置，故取携无慌乱馀痕。观案上诸物，毫未错动，致主人不觉，则知系白昼入室，然白昼入室，非熟识亲近者乌可得？即使闯入，便不如此从容不扰也。且旅馆不一客，何以他客皆未被盗？则盗为独与先生有关系之人可知矣。先生其加意思索，考察亲近人等，必有所得。我辈勘察情形如此，照例悬案待追缉而已。”捕探等遂去。

某甲神经恹恹，五内忧煎。念所失过巨，假使追觅不得，一旦床头金尽，壮士无颜，何以自给？且侦探证书失去，何以取信于政府与社会？而五千元为阿娟与我性命所依，今阿娟在病中犹不知之，若知之，恐惊忧加病，吾更何颜对之？如是思潮兔起鹘落。然事已至此，惟竭力探追而已。因首疑及旅馆中仆役，集而讯之，欲加仆役等以赔偿责任。则皆曰：“先生友好甚众，出入自由，向不招呼，我等不能一一辨别。而房门启闭不常，时或先生出而有人留内，又不加锁，来去无定人，亦无定时。所有物品，未交托主人，然则欲我等负责任，奚足服人？”某甲不能难之，姑听去。然仆役中有一人，近数内忽较挥霍，若多财者。疑之特甚，而不能钩稽要害以服之。忽思及培菰，立造访

之，卑辞厚币，求其臂助，具告以一切弊窳。培荪许之，留在寓中秘密侦察数日，复报曰：“我已侦得某仆役者，本埠西门外人，近日之挥霍，实因其家适收得会款百馀元，其他举动形迹已详为追考，间有似可疑者，落君眼必以为确实证据，经我考查，则并无可疑也。”

第十六章

寻线索搜获图印

某甲闻培荪言，又反复寻思近日常来之人，曰：“其某某友乎，是固不敢断。然以情势性质揆之，想当不至此。然则其阿娟乎？然渠为我所爱，渠爱我亦以诚，渠甚望我不穷，则渠断不至是。”忽又悟及曰：“是矣，其吾侄乎？”初，某甲堂侄名寅生者，浪游来沪，无职业，嗜赌博烟酒，闻其叔有好事，欲依赖之。而某甲知其不可造就，不肯接济，叱之归。不归，寓西洋泾浜某客栈，时来某甲寓，求赏给。某甲不能峻拒，稍稍与之，而不满其欲壑也。至是某甲忽忆其近日屡来，挥之去，常濡滞不肯去，非斯人而谁？然非刺探证据以服之，不可追还原赃也。

因又具告培荪。越日，培荪来复曰：“幸有所得，近是矣，是当共参究之。当日吾聆君言即访得令侄寓所，时渠适未他出。吾甚喜，欲藉觇其词色以决之。及覩面道姓名，寒暄毕，渠知我为君友，礼貌甚恭，而神色促蹙不安。予告以令叔被盗，失去若干财物。渠陡然色变惊曰：‘失去如此之多乎？’予曰：‘然。’注视其面，不稍瞬。渠容色忸怩，频频他顾，赭颜涨至耳颈。未几，曰：‘吾叔所失许多，客中何以为生计？’予曰：‘固当侦查必至水落石出而后已。以君系叔侄亲谊，亦当竭力助其探查也。’曰：‘吾窃愧不能。’予曰：‘噫，是何言欤？且闻令叔言，凡近日在其寓内出入者，均犯嫌疑，皆难免被检查。君非近日常出入其寓者乎？’渠闻此语，色颇仓皇，欲语不能声，垂首默闷。予乘此际，略为寻检案上、床间、壁间，更俯视地板。忽于床之向壁一头其下地板上，拾得一物，谛视，乃甚小之骨刻图印一方，外蒙绸套，色茶黄，与地板色相混，不易辨认。视其上积有细尘，知落地非一日矣。及察印文，系君之号，以问令侄。渠嚅囁曰：‘是实家叔图印，亦不知何时落在此地也。’予更不多言，告别而去。’述毕，因举图印与某甲曰：“请观之，是否君物？”某甲接而注视曰：“是也，吾之图印系一双，一名、一号，平时颇加意珍藏。吾侄寓址在洋泾浜，吾固知之，然吾因恶其湫隘嚣尘，曾未一履其地，而吾之图印，何乃不翼而飞入该栈内耶？噫！吾侄太顽劣，此物亦窃

去，有何用耶？”培荪曰：“君浅之乎测矣，渠非窃图印也。图印者，必附属于君之某物，渠不知，但窃物去，偶遗图印于地而不觉耳，是固一证物也。君为侦探，亦知此等处不容忽乎。君试深思，以为然否？”某甲沉思片刻，猛呿曰：“得之矣，吾图印本另有匣盛之。记前某时，取出一用，疏忽未置入匣，随手纳于绸衫襟袋中，其后未一用，故久未取出。今绸衫被窃，是必顽侄置衣床头，偶然移动，遗图印于地。物小坠地，不甚闻声，故渠不知耳。先生高见，佩服，佩服。然则此番盗案，贼赃可破获矣。”培荪曰：“虽然，君图印既系一双，今仅得其一，犹未足证明，渠尚不服。有一必有其二，诚依予计，不患其不服。”因附耳语良久，相与共往寅生栈内。某甲责其服认贼赃，寅生不服。某甲曰：“吾之图印原系一双，均纳于绸衫内，今何以在汝室地板上？足证明绸衫必汝窃去。绸衫既查出，则同失去之他赃物不待问矣。汝更何辩焉？”寅生曰：“我不知培荪先生如何拾得。”某甲曰：“汝犹不服乎？汝既不知培荪先生如何拾得，今图印尚有一枚未觅得，所刻篆系吾名，仍请培荪先生即在汝室内检查，我等监临其旁。如汝室内无此图印，汝可告无罪，否则百口亦难辩脱矣。”寅生不语。某甲乃请培荪就其室细加检寻，各处几遍，卒于床底最后面觅得同式图印一方，视其篆文，果某甲名。于是，寅生惭恧失色，厥状慌张，欲避不能。经某甲威吓再四，乃服认。惟坚称只窃绸缎两衫，余物不知。问两衫在何处？曰：“典质矣。”索典质票，即出献，往典铺查看，果不谬。某甲更严词追余物，卒不认。百计诱给之，则曰：“我实不知，从何认起？”某甲大忿怒，命役缚之，而遣送入捕房，欲吓服之。寅生但呼冤，又推之拥之，行且至捕房矣，仍不肯供认。培荪旁观久之，急令罢休，领之归而看管之。因谓某甲曰：“此案情节离奇，吾细观令侄所窃似实止此。吾料窃衣者为一起，窃其馀银钱等物者又为一起，两起且不同时。今纵严拷令侄，恐仍不得。”某甲曰：“然则余物果谁窃者？”曰：“此则更当耗费吾脑筋矣。”某甲曰：“谢君鼎力，铭感不忘，即请进行。”培荪举帽执杖，履声橐橐，倏然遂去。

第十七章

美人可爱胡可疑

凭窗枯坐，神气萧索，一似重有忧思，腹中回肠，不知几千万转折者。伊何人欤？非即失去五千元及诸贵重物品与侦探证书之某甲乎。睹窗外浓绿阴森，犹是茂林修竹也。然昔日对之，何其助人乐趣，今日对之，又何其增人愁味。正长吁短叹，忽梯声轻碎历落，由下而上，知有人来，其人似非男子。未几，登楼矣，视之，阿娟是也。某甲强起迎曰：“爱卿病愈耶？数日大忙乱，未得踵谒问候，幸原恕之。”阿娟曰：“自郎君去后，越日病即渐退，近已完全平复。意者果如俗所谓相思成病欤。不然，何一经郎君慰问，便减却许多也？”言毕，流盼而笑。少顷曰：“数日不晤，郎君何面容寡欢，若甚抱深忧者。前日我二人所议经营商业贩卖，顷闻机会已至，得下手可下手矣。郎其乐为之否？”某甲不待词毕，颜色窘沮，歉歉曰：“嗟乎爱卿！吾流汗浹背，不知所对。”阿娟惊曰：“是何言？”某甲慨然曰：“爱卿七日不来，即遭变故，七尺之躯，恐将为饿殍填沟壑矣。”阿娟闻有变，愈不可耐，固问之。某甲乃举被盗一节，缕缕以对。阿娟亦不待词毕，颜色黯淡，手上指曰：“天乎，依命薄直至此乎！成功者亦消受不得。已矣，夫复何望。”某甲深恐阿娟疑已自行盗卖以卸罪，因指天誓日，以明无他。阿娟曰：“依固不疑君，乃自怨命耳。君如恐依疑君监守自盗，然则依岂不恐君疑依涎财窃取乎？吾二人爱好无间，尚何疑为？独可恨依命苦，疗贫无术耳。”某甲具告以培菰侦探各情。阿娟曰：“好为之，容有探得还原时，未可知也。”怏怏不乐，无可奈何之至。坐数小时，辞别归去。

当培菰既劝某甲不必追拷其侄也，于是疑及阿娟常出入寓所。而某甲深信阿娟，固不赞成其说。培菰则曰：“恐君以溺爱之故，至于不明，不妨试探索之。”某甲仍不信。及阿娟病愈复来，闻寓内被盗怏怏遂归也。培菰又劝某甲尾探之，曰：“此处为君外宅，惟君乃能周到，君自担任探查之可也。”强之至再，某甲不得已，从其教。踵至东新桥块阿娟寓所。阿姨迎入室，与阿娟谈许久，于失物探案，仍毫无所得。阿娟恐某甲疑

之，则曰：“妾尝出入君寓，君失物之日期又不明。妾蒙有嫌疑，今君既来，不妨检查我室内一切，俾共释怀。”某甲不肯，曰：“谁疑卿者？”阿娟曰：“是固不妨。”因遍开其箱柜包裹，强某甲搜寻。某甲不得已，趁势一一翻检既遍，毫无可疑者，遂罢。絮语如初。阿娟曰：“君不疑依，依亦不疑君，然漫藏诲盗之咎，君恐难辞。君处出入诸人，流品太杂，是以有此失，失且不易稽考。”某甲曰：“卿言良然，吾实难辞疏忽咎，悔莫及矣。”言毕，相与歔歔郁郁不乐。某甲归，谓培荪曰：“君奚为必疑及我所爱之美人耶？以情势论，以形迹论，均无可疑，我已遵命遍为检查矣。”培荪唯唯。

第十八章

可惊可怪之变相人

某甲之好友有黄姓、韦姓、顾姓者，最近亦常出入某甲寓所，自被窃后，亦在嫌疑之列。至是，凡三人眠食、起居、出入等，均有培荪变相之老人、或少年、或神士、或仆役婢娼，随侍其左右。时当晚餐，忽玻窗外现一黑影，瞥眼即又不见。时当夜静，屋后壁上窸窣有声，及出觅，一无所有。时而游公园茶社，则有形迹可疑之人，倏来倏去，或左或右，发现多次。或竟有气派阔绰之人前来接洽扳谈，语言无味，不可捉摸。种种离奇现象，或黄觉之，而韦、顾不觉，或韦、顾觉之，而黄不觉；或皆觉之，偶相谈述印证，实可惊疑。数人皆曰：“我辈充侦探者，得毋亦被人侦探。”意者乱党中有侦探名手乎，由是相戒以不可不察。忽忽历十数日，所有诸种离奇现象，又绝不一现，诸人始稍安心。实则培荪连日侦察诸友，不得确证，只好罢休矣。

第十九章

美人之墨手印

某甲日日盼水落石出，赃物还原，庶足以自立。而久之不得要领，魂志沮丧，独居危坐，深愁浩叹，无可如何，惟烦搅恹恹，疑鬼疑神。时而喃喃自语曰：“张君好友，吾甚悔不应卖君以求富贵，吾知过矣。”未几又曰：“张君勿作崇厉，吾终当超荐君早生天界。”忽然又曰：“悖入者悖出，岂真有此理欤？不然何以五千元既得复失，可见孽钱终不易消受。意者，张君死不甘心，冥冥中作弄我耶。”言已，自挝自搏，俨如发狂。自是卧病数日始起，而诸友因之疏冷不来矣。忽一日，培荪飘然至，入室即坐，徐徐曰：“此案大费脑力，或者全赃果皆系令侄所窃乎？然何以证据发现，渠即供认窃衣，可知其非狡展矣。而独不认馀物，岂不可怪？若谓一物在、百物在，可以硬断诬服乎，恐未必然，且为法律所不许。然今者殊难断定，不妨再追询之。”某甲曰：“吾意亦云然。”于是又往拷问寅生，迫胁威吓，诸法用尽，寅生至于哭泣，终无认辞，只好搁置。培荪至是几究于术，刻苦沉思，历半日，忽跃起，谓某甲曰：“吾今作最后办法矣。”乃复于失物原地一一勤求踪迹，冀有所悟。由是墙缝板孔，手探目窥，鼻闻舌舔，遍试其伎俩矣。猛思之衣失于钩，而银与各物失于箱内，今除衣钩及箱外各件已重行检察外，而箱以内尤不可不再三详考。遂启箱将馀物一一举起移去，忽发现箱底皮上有墨痕一大块，外有数小痕，距稍远。甚异之，求墨痕由来，则见有东洋墨汁一瓶，端正安放，瓶口木塞松活。周转视之，其瓶一方面，乃馀有墨汁流出之一条污痕，瓶为白铁造，故留痕易查见。至箱底各墨痕虽已干，然大块之痕，显而易见，自系因瓶倒而墨汁流出所染馀者。由此可推知必系窃物者当时在箱内翻动各物，因仓忙失慎，致墨汁瓶倾倒，既觉而扶正之，并将瓶外污汁及箱内底上大块墨汁略为揩抹，然手指及他物不免稍有沾染，遂不觉星星点点，捺印于箱底皮上矣。今以显微镜细窥之，见小点墨痕印出手指螺纹，且螺沟纤细，可知其为女手，且为美秀女子，而非粗笨女辈之手印也。

于是培荪鼓掌扬眉，谓某甲曰：“吾固谓全赃必非令侄所窃，今必能证明矣。请君

勿恼，吾今又不得不疑及君所宠之美人。”某甲曰：“据君所探，窃箱内物者为娇好女子，是固然。然娇好女子宁独阿娟？若清和、迎春、同春等坊内，某大先生、某小先生，不亦尝至吾寓乎？”培荪曰：“果如是，是又当辨别。惟君犹能记忆女校书等之来，与阿娟之来同日乎？抑有先后乎？想君必不至忘却。”

某甲于是昂其头、耸其目、敛其睛、苦叩其脑，良久曰：“是固有别。当阿娟闻张某之死，杜门悔恨，久不至吾寓。一日忽欣然至，从容谈笑，欢好如初。由是每日必来，而勾栏女儿遂从此敛退不常至矣。”培荪曰：“然则阿娟之来于失物时为近，今阿娟寓所仍属君自往稽察。若诸处妓寮，则我分任，一一探索之。要之，必搜得与箱内符合之墨痕为达目的。虽然，据鄙见所及，阿娟处较为重要。盖吾观墨汁留痕，似必出于聪颖明秀、态度从容之女子之手，非清和、同春等坊中人所能企及。故吾尤注意之。请君持我之显微镜往，须藉故翻阅其箱。吾闻寓中仆役言，前日阿娟携行李来欲约君同游西湖时，其行李中有皮箱一。吾问其箱形式大小，仆役犹能记忆。今一一具告君，君往察其室，有如此形式之皮箱，则必设法检阅箱内底面有无墨痕，如有，则以显微镜察其痕之浓淡、光黯，是否东洋墨汁痕。盖渠如果窃物，则移物于己箱，必难免沾染墨汁于箱内底面，忙时不自觉，君往如此检查，则得之矣。”某甲曰：“嘻，我爱之阿娟乎？渠固认我之银钱诸物为渠物，即强迫索去，我亦不敢违，何至行此偷窃手段？我遵先生教，侦察之可也。然真贼恐未必渠是也。”培荪曰：“君乌足知之？行矣，勿忽为要。”

第二十章

美人实在大可疑

某甲受培荪指示，遂又往阿娟处。至则值阿娟他去，其阿姨迎入，坐室中，心意憧憧往来如小鹿挺撞。念培荪言，欲肆行侦察，颇忸怩不安；欲不为，又似有负培荪。至培荪所说某形式皮箱，则果有之。然前日同阿娟已翻阅一过，当时固未细察其内有无墨痕。今即复阅，恐亦徒然。私念萦扰，终以阿娟箱内必无可疑之点，培荪所虑为太过，先入为主之见，牢不可破。然转一念，若不实行检阅，则归去无以复答培荪，即难免其诘责。沉吟片刻，不能不敷衍从事，乃藉故从容对阿姨曰：“前者见阿娟书案，有旧小说全部十馀册，今欲假此书一观，而案……头……无之。阿娟刻犹不归，乞阿姨代觅出检交为荷。”阿姨曰：“吾不识书，先生非外客，自觅可也。”某甲手指一小巧式皮箱曰：“曩见此箱有储书，是或在内，我试翻检一遍何如？”阿姨颌之。某甲遂启箱。箱内书物不多，略移动位置而注意底面有无墨痕。偶翻转一洋装厚册书，忽见其下皮底上果有二三小墨痕。前日无心，实未察出，俯视痕之浓淡光黯，似与己箱内黑痕无异。探怀取显微镜略加考鉴，诚属不差。而阿姨在旁，恐致疑忌，中心慚怯，不便久窥，急收镜入怀，惟注视箱底，至于再三。心旌摇晃，若有所失。盖至是亦深诧墨痕实相符合，阿娟若不窃吾物，何致留此墨痕于其箱底。咄咄异哉！可人如玉天仙化身者，不料亦有此卑劣行为，愈国愈不可解，愈究愈觉真确，不禁叹服培荪识见过人。而阿娟尚未返，乃饰词告阿姨曰：“箱内仍觅是书不得，吾其去休。”作别而归。

及次日，培荪来，告某甲曰：“君所说数处妓寮，我昨已往游，混扰半日，藉此调查一番矣。”因娓娓具述曰：“君所指明诸妓女者，我皆旧曾相识也。今我已分别试探之、钩稽之、激刺之，殊未觉情形有近盗窃关系者。至于彼辈衣襟及指抓间，箱篋及床褥间，大概均经我以不落痕形之审查，皆无墨痕发现，自无从判断其为窃盗矣。今惟问君自探之美人，果有所得以印证否。”言讫，睨某甲而笑。某甲具告以阿娟箱内，果有小墨痕，酷与吾箱内者相类。培荪曰：“未考确乎？”某甲曰：“亦曾以显微镜检查其浓

淡光黯程度，皆不差。”培荪曰：“信哉！匪出我所测度！虽然，如何判断证服，以定案乎？”相与默然，良久曰：“吾思得之矣。”

第二十一章

墨手印安在乎

培荪将以墨手印证物，折服阿娟，因谓某甲曰：“君盍遣使告阿娟，诡言诘朝将赴金陵，摒挡要务。而已所有箱篋，皆笨重不便携带，不如卿之某号皮箱，小巧轻便，愿一假用。往返数日，即当奉赵。想卿必不至谢却不肯也。希即检交来介为盼。明日行矣，虽小别数日，然颇有衷曲，将缕诉与卿。请即命驾前来，琼筵坐花，羽觞醉月，相与畅论，以永今宵。想当不我遐弃，惠然肯来，不胜鹄候之至。去介即令随侍莲辇同来可也。君如此云云，虔诚往请，渠必不见拒，吾一面预告警捕，布置以待，俟其人与箱俱来，然后举君箱与彼箱内底之墨痕，两相印证，当面查验，彼虽欲不服，乌得而不服。服即追究赃物，不难璧还。设犹倔强，则证据确凿，提起诉讼，终必得判归原物也。君速为之，勿延误。”某甲即依据培荪语意，委婉勤恳，作为简书，遣使赍往。阿娟读悉来函，慨然许诺，即将某甲所指借之皮箱，挪移一空，检交来使，并呼马车乘坐，转瞬至某甲寓所。某甲与培荪，先接入某箱，旋即迎阿娟入室登楼。初，培荪早将某甲失物之箱，郑重安置，反复检视内之墨痕，以为专俟彼箱至，当面检验其内墨痕，但无差讹，则阿娟窃物，证据确实，然后加以驳诘。彼一弱女子，安能胜老练侦探之穷勘严诘哉！不难一讯而服矣。至是，某甲接阿娟之箱，培荪故作旁观态度，貌为镇静从容。后而视之，不料竟出意外，箱内底上，一片清洁，毫无墨痕，大为惊异。而阿娟在坐，又不便卤莽诘问，乃携箱入别室，而以目示意某甲，遂偕入别室。培荪问之曰：“君昨日在阿娟处所见是否即此箱，犹难记忆其形式否？”某甲反复凝视，曰：“确系此箱，不误也。”培荪曰：“君能确认此箱，固也。然今者胡以箱内墨痕泯灭耶？”某甲曰：“有是哉。”因后而视之，果无墨痕，惊曰：“怪事，怪事。昨日明明查见此箱有墨痕，今忽又不见，何耶？是谁漏泄春光，致阿娟觅而灭之欤？然为时不久，何至漏泄如此速也。”培荪深疑箱已换易，某甲或记不清晰。某甲则力言确系此箱，有某某特别志记犹可辨认。且阿娟在阿姨处，此式箱但有其一，何至更易。于是二人相对默然，如冷水沃

头，失望情形，达于极点。无何，培荪又启箱，反复考查，用显微镜窥察，将箱底各质点，测度聚观，细加鉴别，始觉墨痕虽无，而尚留墨色馀影，愈认愈真。由是断为阿娟允借此箱时，便将内底墨痕洗擦去。惟未加磨削，故馀影犹仿佛可窥。然而模糊微影，更不能与某甲箱内墨痕符合矣，安可作证物？读者诸君，当知墨痕确系阿娟洗擦去者。阿娟后日亦尝举以告人，自认不讳。惟当时阿娟心中并无别故，只以借空箱与某甲，临时见内底有墨污狼藉，颇憎之。恐貽人齿冷，故洗擦洁净而后付交来使也。而殊知遂致培荪等垂头丧气哉。当是时，培荪慨然曰：“今若此，欲加阿娟以窃物，而证物不确，乌足服之？然吾固料定终必为此女子所为，今只好搁置不论，俟再探查证据可也。”遂偕出，同阿娟周旋，饮且食之，相与欢洽，至夜深而散。

第二十二章

妓女亦作窃贼耶

越日，培荪与某甲分道出侦，未得要领。又逾日，培荪施施从外来，作喜色曰：“今又有所有，或不误，惟成功尚有待也。”某甲亟问之。培荪曰：“顷间予至某妓寮，与诸妓黷混，某大先生者，因天热，卸外衣。予忽见内襟角上有墨痕如指，显然灼见，略类君箱内者，惟未得细加辨别，彼遂呼娘姨携衣入内室。予不动声色，欲藉故入其内室，潜窥各物形迹。并寻其衣之挂处，细为查考。殊入其寝室，到处窥寻，终不见有此衣，不知度藏何所。噫，岂不可疑？意者，该妓与阿娟串通合谋，当日同窃君物，故亦稍沾染墨痕于衣襟间乎？且此妓较诸妓，独甚挥霍奢侈，是不可不注意。予意不日招此妓侑酒，其衣甚新丽，渠必喜着之来。届时不难察出是非也。要之，此案确为女子所犯。予确有把握，想破获亦必不远。”

第二十三章

美人一纸绝交书

读者诸君乎，当日某甲承培荪教，伪托金陵之游，而作柬招阿娟来会，相与饮酒话别也。某甲之意，固不在饮酒，亦不在话别也，而岂知虚言竟成实事。盖此日之筵宴，即阿娟与某甲最后之聚首谈话矣。阿娟者，成算在胸，安排停当。数日以来，芳心妙腕所经营，固非培荪与某甲所能测料者也。旅馆萧条，独居纳闷，忽忽若有所亡，神色郁黯，隐忧在肠，若将成疾者，伊何人？非即某甲也欤。一日早间，忽由邮趣至书缄一封。视其缄面，字迹劲秀，知为女子所作书。更注视之，盖阿娟手笔也。惊喜逾恒，急拆视之。书词甚长，读竟一遍，面失色，背流汗，心凝血矣。其词曰：

某某君足下：敬后者，妾今行矣，不愿与君再覲面矣。此书得达君目之时，妾身已在七八百里，乃至千里以外矣。曩者，妾以目开而盲，耳通而聋，脑锐而痴，心灵而愚，致与君相爱好。窃尝以为君貌文秀而性柔和，必能读诗书，学道爱人，重伦理，尚廉节，抱信义，列于君子人类者也。乃今始知君固未尝不读书，不过君所读之书，似特异于今世人所读者。否则君读之书，亦犹乎人，而读法特异于今世人也。不然，何其若不知学道爱人，而蔑伦理，贬廉节，弃信义，毫无顾惜耶？不然，何其文秀者实为巧猾，柔和者乃成阴险狠毒耶？吾知君所读书，必专言势利之书。否则君所读书，于一切说理皆不能通晓，而独于言势利者能通晓也。夫朋友之义者，实通于社会伦理、国家伦理、家庭伦理，而占主要之位置，为人类第二生活之渊源也。朋友之义，亦可贼害，将世界人类生理，何不可贼害？不至复于洪水猛兽，人将相食之世界不止。君于朋友而忍心卖之，将君之祖宗父母，乃至君自有七尺之躯，亦必可卖。若夫卖国卖家，更无所用其顾惜矣。妾尝推君忍于卖朋友之用心，殆等于虎豹豺狼之噬人，不复可列于人类。妾身何不幸遭陷凶厄，致与非人类相处，

历有年所乎。亦云行险侥幸矣。惟君人其面而兽其心，致人不易觉察，而陷于罪过不可悔之地。今既觉之，尚不思退避乎？张君者，国事犯耳，果何罪，罪何至于死？凡属张之类，识与不识，彼皆抱有特殊之理由主义，各行其是可也，皆不可卖之以求利也。何况张为君好友，为人慷慨任侠，磊落英才者乎？君乃灭绝天良，悍然卖之。而以妾为傀儡，种种诈欺，致妾不察，而牵张君入于刑网。迄今思之，犹为心悸股栗，五内颤震不宁。且张君为妾所敬重之人，君固知之。而忍残杀之，是君之毒手，将施及妾矣。妾尚敢近君乎？虽然，妾以为君残毒性成，必不可容于人类社会，设使君竟独拥厚利，娱乐以终，亦大违人世公理矣。曩者，君困苦时，妾尝为君借垫银钱若干。近者，君富有资财，又尝郑重申约曰，当馈妾五千元。言出于君口，入于妾耳。至再至三，想犹不遽遗忘。窃自思维，受之固愧，然却之亦不恭。是故昨承交到此五千元，已如数收入，兹特再拜鸣谢。外金壳时表、金戒指并珠玉器数件，亦承分赠，合当领谢。至前日借与君用之皮箱，即存君处可也。妾于昨觅得隙地于浦东外地，谨迁父柩安葬于此。近日摒挡就绪，决愿远离海上，奉侍慈母他徙。或西边金陵，渡江而入皖鄂山中；或南游杭绍，航海而至闽粤岭外。当此作书时，尚未指定。总之，从此将优游泉石，啸傲烟霞，与渔樵农牧为伴侣，不愿再与此污浊恶世之浊恶人相接近。若夫君者，自乐与浊恶人居，遂不觉为其同化。妾无法摒绝，惟有敬避君而已。嗟乎，绝交茹恨，临别赠言。自今以往，惟愿君寻求良心根蒂，夜气犹存，非无萌孽，改过不吝，庶几他日有良好之结果。非然者，积咎稔恶，甘之如饴，至于斫丧殆尽，沉坠欲海，流转不回，前途凶危，不可惧乎？君之友培荪先生，老练深沉，御人口给，闻其侦探术颇精，想当不虚，固远胜于君之气浮志薄。惟聆其咄咄逼人之议论，目动言肆，其宗旨实不敢佩服也。临去匆匆，敬布腹心。言尽于此，后会无期。倘犹念忆旧情而原谅垂听之，则幸甚。縑此，即颂旅安。阿娟上言。

某甲读是书毕，中心茹苦含酸，欲怒不能，欲怨不得，惟泪水淫湿，饱含欲溢，盖欲哭矣。时培荪尚未至，独自兀坐，痴若木鸡。未几，培荪来，即出阿娟函示之。培荪慨然曰：“吾固知箱内银物确系阿娟所窃，由今观是函，五千元及诸贵重物品，皆落渠手。渠盖已自承认矣。惟巧托为君所馈赠之物。嗟乎！君为彼女子所玩弄矣。试思彼公然承认得赃，而不承认偷窃，君与彼妍识一年以来，人谁不知之。因之藉情爱为卸脱地步，盖有所挟制而云然者。又自毁灭其窃物证据，使所犯之罪，不能成立。狡黠哉，阿娟也。所可惜者，渠箱内墨痕，分明一绝好证据物，不识是谁泄漏，致彼畏罪洗灭，虽大侦探家对此，亦无所设施。一任真犯漏网而去，鸿飞冥冥，弋者何获，可慨孰甚！吾

友乎，吾对于此案，虽赃物未能追还，然追赃非我权限所及。要之案情实已逐层探明，我之职务，可谓尽矣，责任可以卸矣。以后如何，听君处分可也。”某甲曰：“今而知阿娟可爱又可恨。”培荪曰：“敢问君果曾许赠以五千元及诸物乎？”某甲曰：“漫然许诺，诚有之。”培荪曰：“嘻，既许赠之，又奚必烦劳而探追之？多此一举矣。”某甲曰：“初以为彼此爱好如一人，财产共有，许如不许也。孰料彼竟用盗窃手段，席卷而去哉。且初亦不料为彼所窃，又安得不探追也。虽然今即已落彼手，独不可一探究竟乎？勿烦劳先生，吾自往察之，先生姑坐待可也。”悻悻遂出。

第二十四章

人面不知何处去

某甲自往探阿娟之下落也，两小时顷即归来，连摇其首曰：“异哉！吾至东新桥堍阿姨处，询之，则谓阿娟于昨晡时，突来告别，谓将有远行，归期未定，立即携襖被等去云。及吾访至打铁浜渠之母家，则桃花依旧，人面已非。盖阿娟母及女仆等，均迁徙一空。招租贴已高张矣。问居停及邻近，皆不知其去向。异哉！我所爱之阿娟，我所恨之阿娟，汝舍我去，我将何以为生活哉！”言讫，气涨筋挺，脉暴血潮，顿足捶胸，喘息频促。

第二十五章

妓女获免嫌疑

久之，复镇定，徐徐谓培荪曰：“先生不曾言某妓寮妓女，衣襟墨痕，或亦有关系此案乎？”某甲意，盖以阿娟盗物远颺，既大失望，无可如何。然窃揣某妓与阿娟同谋，但能探得某妓盗窃之证物，或可连类而及于阿娟之人赃下落也。培荪曰：“唯唯，是亦亡羊补牢之计，失东隅，收桑榆，容亦有之。君盍招该妓来，便可察出真确情形矣。”于是某甲作柬，遣使招邀某妓。未几即至，弦歌侑酒，酣乐一时。酒后，培荪与某甲得间藉故细观其衣襟，则痕迹依然，然察其色泽浓度，皆与某甲箱内者不合。盖系一种青而近黑之一种药料染汁，乍睹似墨色，而因其非烟炆造成，故与墨汁不相符合，实不可为某甲被窃案之证物。更钩稽此妓之言语举止，亦觉无相关系。由是培荪遂断言曰：“经今日考验，该妓释免嫌疑矣。君其舍之。”然而某甲至是，乃完全失望，寸心苦味，惟已独喻而已。

第二十六章

美人之自述

读吾书者，亦既知是编盖聆吾友文君所述而叙录者矣。文君初与某甲相善，既而因亦识阿娟，阿娟颇敬重之。此次某甲之被窃也，诚阿娟心鄙某甲为人，恶其甘心卖友，特思有以惩创之，故窃其资财并证书，使其无以自立；而又以书绝之，即教诲之也。然当日阿娟行窃实情，惟文君能知之。盖其后尝邂逅阿娟，聆其自述也。先是张某死后，阿娟义愤填膺，因有心报复某甲，故杜门数日后忽然破涕为笑，转嗔为喜，特造访某甲寓，日常往来，与之言爱好，使其不疑。然后兴言将游西湖，而未定期，因又稔知某日某甲有事，必他出，故瞰其亡也而往约之，戒备行李载箱篋以从。及至询知某甲已出，故作嗔状，若甚讶其爽约者。平时出入其寓室，历久惯习，故旅馆仆役亦不致疑诘阻挠。而某甲之五千元及侦探证书等，置于何箱内，阿娟盖早已熟知，且知其锁当配何种钥而后可开，特觅合式之钥以来。当时入室，坐候数十分钟，于其时间，从容窃取，移入己箱，然后去，无人觉察也。惟偶因不慎，致墨汁瓶倾倒，急扶举之。而拭其内底之墨痕，忙时不暇择，遂即以手擦拭之，故留手纹于其上。又因箱内物有沾濡墨汁者，移入己箱，亦浸染于皮底上，仍以手抵擦，亦稍留有手纹，而皆不自知，岂知遂为培荪侦探证物之好资料。及某甲饰词往借箱，阿娟并不知其用意所在。特因箱既移空，瞩见其内所有墨迹及杂腻等污痕，憎厌其不雅观，故临时洗擦清洁而与之，此固阿娟心细好洁，遇事周密所致也。不然，当日人同箱往，当面检验，尚何可遁哉！阿娟之自述略如此。其后阿娟闻知培荪及某甲当日侦察墨痕等情节，追思之，犹以为侥幸获免云。

第二十七章

侦探沦落到天涯

人情冷暖，惟利是视。培荪者，原非道德中人，昔之助某甲者，为势利也，今见其势去利空，遂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。是后某甲寓所，培荪几绝迹。而某甲者，其初以为培荪术精，既能查获证据，必能追还赃物，不致坐食待穷，故勉力犹可支持。至是情见势绌，窘象立见，利尽交疏矣。而前此为阿娟购物，赊欠约二百元，常来逼索，不得已典质告贷清偿之。不敢再住旅馆，乃与其同乡某，别赁小屋伙居。萧条甚矣。乃培荪复遗书来，告借二百元，盖即索酬报费也，词多要挟威胁。时某甲已无力应酬，再四倩人缓颊，总不得豁免。更复书哀恳。良久，始允减轻。不得已，拚力丐募，卒凑送百元然后休。而自是床头金尽矣。且侦探证书既失，不见信于社会，而政府中人亦廉知其荒唐浮薄，不克胜任，因之所请补给证书，被驳斥不准。由是无职业，无恒产，日就穷困，势将沦落天涯。念有中表某，向在浙杭驻防军中充排长，盖往依之，别谋生活。遂奔杭，及至，防某军营，则其中表某君，适于前月，因事退伍，今不知栖处。于是某甲穷无所归，落魄杭垣者数月。秋将暮，寒度增，此时之某甲，与夏五六月沪滨之某甲，苦乐贫富，判若天渊，憔悴凄凉，不堪回首。

第二十八章

昙花一现之美人

某甲既落魄杭垣。一日，浪游杭城内江干马路，忽逢游碧香车。车中一女郎，淡妆素服，秀靥明眸，娇媚矜严，容光耀目，令人不敢正视。行既近，谛视之，若相识；再近，则明明睹阿娟其人也。斗然惭沮变色，车行不疾，傍身过去，并不承美人呼召，意殊歉恨。情急不复能耐，反身追赶，至车侧连呼阿娟。则见美人掉身凝视，即令车暂驻，抗声曰：“汝欲何为？”某甲曰：“无他，乞念旧情，一垂怜恤。”阿娟曰：“君竟一贫至此乎？然依固早料及矣。依亦何敢加怜恤于君。实则君自作孽，应自受。书所谓不可活也。近者又卖得几多朋友？何故犹未致富耶？”某甲忸怩含泪曰：“吾知过矣。悔无及矣。”阿娟曰：“君手太毒，心良忍，不惟害他人，并害及依。今依遁世之人，尚何有益于君哉。惟君果能自彻悟，自忏悔，慈航宝筏，即在方寸灵台。终归自度，猛回头，便是彼岸。登岸固易，但问肯回头否耳？”言讫，掷下银饼一枚曰：“布施功德，不善恶择，不愿近恶人。念有前缘，且又有今日之重缘，意者神意所召，了此残孽。区区布施，亦是我解脱恶魔缠扰之道也。君速归休。后此虽见，亦不能如今日重逢缘矣。”言毕转身，车驶如飞，瞬息不见。甲懊闷痴立，不敢追也。其后月馀，又尝见阿娟于西湖画舫兰桡，徜徉容与于三潭印月、六桥天竺之间，危坐篷窗，雅淡丰神，恍若神仙中人，呼之亦不应，可望而不可即云。自是某甲饥驱寒迫，状况愈不可问，行为殆为流氓。飘泊流离既久，复折至沪。四年春间，尚有友见之于虹口，形态亦变，面现凶横。论者谓斯人不流为劫盗者几希！

某甲初次在杭垣遇阿娟也，其时盖阿娟航海至普陀山，瞻礼观音大士毕，适转至杭垣小住一日也。第二次见阿娟于西湖也。盖偶然乘兴游湖也。吾友文君于三年冬，以事至绍兴，突遇阿娟于途。邀至茶肆，谈半日，甚欢洽。以是闻其自述在沪时种种离奇情节。是冬，文君又尝晤某甲，叙述其初卖朋友及被窃后流离困苦等情状，言之于邑。然闻某甲之自述，窥其思想志趣，仍多卑劣荒谬。盖脑识昏浊，愈堕落愈退化矣。文君稔

悉此事原委曲折，属予详叙如此。至阿娟隐居何所，不肯实告人。据文君谓，大约在甬东滨海某山中，然人莫知其处，亦罕出游都市。呜呼！跳出火坑，超然物外，彼美人兮，令人景仰不置。